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壽', '保', '華', and '中',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seal's design.

東萊博議卷之三

崇明馮泰松雲伯重刊

蔡邱之會

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牂曰天子有事於

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精氣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天下之爲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強

東萊博議

卷三

一

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

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

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

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爲治哉故期者聖君賢

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爲治之先亦或爲治之

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也

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

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而止於強霸而止於霸

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肩盛世而追退軌然下視弱國



藏書圖記

262291

陋邦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未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桓公拔管仲於縲絏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霸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陛幙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焉

東萊博議

葵邱之會

寫伯者氣魄震動赫奕光

二

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桓公降阼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衝牙之音鏘如也

降寵榮光焜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

約顯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鼠壤

景如書

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

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

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霸莫高於桓公而桓公九合

之盟葵邱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

談矜語至於今不衰嗚呼桓公素所自期者及葵邱之

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獲於今日信可謂

不負所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

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

乃衰之始乎吾嘗譬桓公之功業蔡邱未會之前猶自

朔至望之月也寢長而寢盈蔡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

晦之月也寢缺而寢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

已尙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桓公非不知

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桓公所自

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桓公之罪在於自期

東萊博議 卷三 葵邱之會 三

之時而不在于既滿之時也雨暴而沼溢酒暴而卮翻

沼之所受有常限卮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

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

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卮何憂乎千釀之醴

桓公素不以霸自期則下視霸功亦蚊蝱之過前耳吾

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霸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

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堯之

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汲汲何爲者耶

孫執升曰孔子以器小譏管氏卽此意

似○害○生○於○既○滿○之○時○接○此○一○句○說○不○在○既○滿○之○時○倒

應○效○者○所○以○應○是○期○至○此○方○轉○下○說○期○滿○之○害

○文○字○有○次○第○

○文○情○搖○宕

○上○用○雨○所○期○既○滿

縮○法○也

喻○意○夾○出○正○意

翻

東○萊

○文○字○每○每○曲○雅○奏

朱字綠曰通篇兩層立意，一是不可無所期，一是所期不可自小，而至于滿。至意重在所期不可自小，而至于滿，卻先說不可無所期，輕先于重，多用此法，至光采橫驚，豪宕軼羣，自來自往之文。

張明德曰：期於霸而復期於王，此自有無限作用，何患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也。桓不見及此，仲更不見及此，東萊乃言之鑿鑿，篇中如言葵邱未會之先，猶自朔至望之月，寢長而寢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寢缺而寢盡，此等議論，誰人道得出半字，即使依稀言之，亦不能痛快至此。此篇期字當與前篇待字參看。

東萊博議

卷三
葵邱之會

四

至任職時矣，結不而無期，與夫于重之俱出，至
附不有自小而至于滿，至意重在所期不可自小，而
朱字綠曰：通篇兩層立意，一是不可無所期，一是所

衛侯遜位激民

僖公十八年冬邠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營
婁狄師還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
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
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
視諸侯將歆涉佗接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
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素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
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
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
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
以兩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
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
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
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
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

東萊博議

卷三 衛侯遜位激民

五

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
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始非人

力之所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然也兄弟鬩于牆而外

禦其侮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鬪鬪之時其機

伏而不見初未嘗亡也一旦遇途人之辱以動吾之機

是機一發豈薄忿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

藩之封繫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

機立應掣其梏決其藩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

間者矣。唐之代德何如君也。昏庸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真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塞。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橫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怨咸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效已若此。况其機素明者耶。衛國之君。爾用此機。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而激其民。東萊博議

卷三 衛侯遜位激民

動是機於後。而終能亢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已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豈素拊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為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狄侵晉。侮非有陳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映帶代德。狄侵晉。侮亦非小。辱不可以罪二君。出公事各不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甚己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牽合未確。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其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動其機者。不端詎至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

其天尚存方開之以天而遽投之以人本原汨亂吾不知其何時而能去也

朱字綠曰動其機亦是平常議論取其首尾完好引代德二宗事亦切

張明德曰機伏而動單爲題中一激字伏脈兩引唐事證據確切以議論爲叙事末後又歸到天字上首尾相應自是穩當文字

東萊博議

卷二
衛侯遜位激民

七

梁亡

信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

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

陪洙泗之席者人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非此理左顧

右盼應接不暇其何自而窺天理之真在哉至於居橫

逆淫諛之中天理間發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我生不有

命在天人皆知紂之託辭也然天之一言胡爲而忽出

於紂之口哉何適而無道人皆知跖之託辭也然道之

一言胡爲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

東萊博議

卷三二

八

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

果不可亡歟梁伯溺於土功罔民致寇自速滅亡其罪

固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

民爲梁伯之詐心吾獨以爲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

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智信未有敢以詐爲良心者

也各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

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爲是乎其自以爲非乎如自

以爲是必不待罔民以其寇將至也必不待罔民以秦

將襲我也惟其心慊然以爲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

此處○者○出○良○心○

一路委曲頓○掛○機○勢○卻○復○逸○宕

應○首○句

外寇以脅之耳。嗜版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

應回○良○居良○心○

不安者，心之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是以知

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嘗須與離也。欲心方熾而慊心遽

離○一○居文○氣充滿

生，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

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使聖人

迎其善端，推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

慊方生而遽繼以詐，自起自仆，良心安得而獨勝乎？是

知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

遠，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繼

○結出○君○子○小○人○之○分○在○良○心○繼○與○不○繼○繼○字○內○有○功○

東萊講義

卷三 梁亡

九

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

之不繼。

唐荆川曰：文有理趣，而語句灑脫。

孫執升曰：前半言天理，後半言良心。良心之不生，即

天理也。天理獨出於紂，跖之口，良心獨在於詐，心之

中專為小人誘掖，故多用叩擊法。

朱字緣曰：孟子言性善，朱子言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自是顛撲不破，從泯滅良心處看出良心，意更警切。

由此推之，凡為不善而工於覆匿，與為不善而假託

善名者，何非良心之所在也？王伯安言良知是知，有

良心者，何非良心之所在也？王伯安言良知是知，有

物至今祖述其說者，必欲打掃善字一空，歸於虛無。

而後止使心之體果無善無惡必不知善之爲是惡之爲非也梁君何爲復欺罔其民以行不善耶從和尙位下討生活者必又曰滿街都是聖人矣張明德曰人性本善上智與下愚均有這點種子朱子亦嘗言人雖極惡大罪未嘗無道心可知爲善之良心易見而爲惡之良心難測也文能從此中看出良心二字用意獨奇尤妙在分君子小人在良心之繼與不繼二字內有多少咀嚼且開多少法門無善無惡心之體體本渾然如一太極所謂良知者乃渾然中不見有一惡之可指可名因無惡之可指可名而謂之善非心之體實有善惡之分也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念加於事之善者則爲善念念加於事之惡者則爲惡念博議中已詳言之人有求財不厭爲貪心乃本此心以求道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以異又有守財弗失爲吝心乃本此心以守道則與顏子之服膺弗失又何以異向之惡今之善特因利與義而改其名彼心之體曷嘗有善惡者耶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亦有爲者亦若是果爾則滿街都是聖人奚必從和尙位下討生活哉然則人特患向善之心不專或轉末道守道之念以求利而守利則滿街都不免是凡人耳至謂祖述王氏之說者必將善字打掃一空歸而止于虛無此不足患也在自伸其說者能明辯以晰而不囿圖其語焉斯得矣

用人祀神

禮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

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無閒則仁有閒則暴無閒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

有閒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混同

流而無閒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

而皆喜怒哀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

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盈虛予奪是

東萊博議

卷三 用人祀神

十一

非損益之理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

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閒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

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

通為一體不見其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

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

不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閒焉物我

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閒焉遂以為苟便於身何說乎媚

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為偽傳偽然後淫

誣怪誕之說興然後焄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

之祀起然後奠。奠則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禽獸之所不忍爲者。非天獨賦以酷戾。很逆之性也。私已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

又從而譏之。曷若求其爲暴之原而滌之乎。天下之理

有通有塞。其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不見。

其開孰非吾仁。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爲念。然毫

芒之差。藩籬限焉。發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

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

駛。奔電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

東萊博議

卷三 用人祀神

十三

人以祭社之神。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

以太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

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王鳳洲曰。不就殘忍立論。但曰有閒無閒。字字從性

命上得來。

鍾伯敬曰。以通塞申論。無閒更覺精透。

徐揚貢曰。胡文定元年傳。發明仁體。東萊此議更透。

孫執升曰。東萊先生說理之文。最多精語。讀至復傷

於神。及用人以祭心之神。二說毛髮俱豎。神在人心。

之中殺入者自殺其心之神似爲孟夫子一聞語下
注脚語更危甚痛甚

朱字緣曰用人祀神其惡甚著本不足論前用幽明
物我莫非同體看出仁道之無可傷後用一念之毒
一念之駛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看出不仁之不在大
暨暨精言能發前人所未發

張明德曰神與人一也以人祀神豈享之乎雖黃
童白叟皆知其事之誕而立心之慘而忍也先生語
必窮源况幽明物我猶是老生常談讀至復傷於神

東萊博議

卷三
用人祀神

十三

及用人以祭心之神二說令我拍案叫絕閱至此漏
已三下通身毛髮俱豎奇絕奇絕

宋人圖曹

德公十九年宋人圖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

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

猶有所闕而以役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無調而後勦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焉

作三壘凡六○情反正一○氣

而繭繭焉而纒纒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者皆

以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

獲穫焉而春厯一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為固然不

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

天下平一階一祀豈可妄躡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

東萊博議

卷三 宋人圖曹

十四

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

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

閒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

詐之風起棄本徇末競收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餘反顧

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而終

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

治正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

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

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為

不知本

以下申前○正流轉○此十八○後身

此段法變以化

疑只一點

是論者豈足以祝小人之心哉蓋反其本矣天下之所

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爲之織也天下之所以

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爲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

耕織焚其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帛皆將

凍於冬而餒於途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

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

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歷其根涸其源以爭旦暮

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無遺人之類滅久矣雖有欲速

之心何所用哉然則後世其詆薄以爲遲鈍迂闊者乃

東萊博議

卷三 宋人圖曹

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

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鏹而戴髮含

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

在於聖人乎曰否

孫月峯曰文勢縱橫然觀其步驟卻又按轡而馳

鍾伯敬曰臨去又一轉有餘不盡含無限烟波

朱字緣曰耕織政治平排三段反復六層後變主客

兩對安排之法處處高老

張明德曰不務修德而急於伐人此不揣之甚者

內引耕織政治，分爲三柱，以明欲速不知本之害，後
又化三段爲兩段，插入引喻意，文勢廻翔，有情有景，
雖極變化，卻刁斗不亂。

東萊博議

卷三
宋人國曹

去

隨伐楚

僖公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圍穀於薳師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

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

強○弱○

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

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

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

以隨之陋而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而與楚成子文抗其

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乃不自量其力怒

臂當轍以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

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

人乎哉左氏之意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

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甘處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

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而不由人也見伐

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乎嗚呼信如是說

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

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乎是其不動者名

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

東萊通義

卷二 隨伐楚

十七

以○自○強○立○論○所○在○由○已○不○由○人○言○

強○弱○

反○收

△擬○明○隨○楚○之○勢○左○氏○議○其○不○量○力○為○後○文○翻○駭○地○

翻○

以○下○發○盡○左○氏○一○意○下○文○乃○貶○其○非

四字

伏○後○畏○楚

轉○語○極○佳

就○上○句○一○反○映

亡之命於他國。端端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

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

約。疆場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

禁楚之吞嚙。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

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

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極其善。則為堯舜禹湯者。

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則為桀紂幽厲者。亦己也。前

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

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况區區之楚。何足畏乎。左

氏謂畏楚為量力。不知適以隳人之力也。古人之所謂

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脩而未備

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

人也。養已充。為已成。脩已備。有所不動。動無敵矣。苟以

齷齪自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

於愚而終於愚矣。隳天下之力者。非量力之論歟。

朱字綠曰。左氏量力而動。原未嘗禁其不動。文看出

甘處退怯。為禁所制。反是由人不能由己。是從無可

翻案處。翻出新意。篇末養未充。為未成。修未備。及已

東萊博議

卷三 隨伐楚

六

發明

○適○則○甘○處○退○怯○
○氏○謂○畏○楚○為○量○力○
○量○力○○二○字○實○是○由○己○至○理

○養○前○句○收○正○存○力

充已成已備兩層說得完全否則以隨之小弱當楚之強大不教之效死勿去而導之爭地爭城是速之斃而已矣

張明德曰知己知彼此一定之論左氏責其不量力而妄動原是確論東萊以自強立論拈定由已不由人意處處剝發以破左氏之說後又發明量力二字實是由已至理是從無可生法處翻出一段至理

東萊先生恐小國不量力妄動以速禍也故教以養之爲之修之苟未充未成未備而輕動也則禍矣而

東萊博議

卷三
隨伐楚

五

又恐甘處怯以終於弱終於愚懼禍而不動焉更有已充已成已備動無敵之說以示之則當此未充已充之時固有一番作用在內尙非僅教以效死勿去也奚云導之以爭地爭城而速之斃哉宋評博議每於無甚緊要小節處往往摘出而仍不能自圓其說故略舉數端書後以待質云

宋公楚人戰於泓

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秋諸侯會宋公於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年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云云二十三年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直出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

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

東萊博議

卷二宋公楚人戰於泓

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

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帝王之兵為不可信果哉說之

遽也宋襄君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

強今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

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霸宋襄耳目所接也

宋襄自視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

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

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之見執幾不免虎

口僅而縱釋曾未閱時遽忘前日之辱尙敢稱兵與楚

爭鄭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
共曉况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于百年之外斷編遺簡
若藏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
事之疎即可見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知其
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贖者
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
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
服是以有兵則兵着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

東萊博議

卷三

宋公楚人戰於泓

三

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
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
殄殲乃讐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
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
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
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
為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
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

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
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
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知子
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焦弱侯曰學文王不與宋襄而與子魚所謂善學柳
下惠者無如魯男子深得脫胎換骨之法不待辨論
而公羊之說自屈尤見筆力之高也

朱字緣曰博議好用奇峭之句獨此篇舉止端嚴不
事佻巧至破宋襄迂愚之論極爲痛快前說宋襄陳

東萊博議

卷三

宋公楚人戰於泓

三

餘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尙許他有一念之合於帝王
此并說所言非是帝王之道更直截

張明德曰度德量力不待智者而知之也泓之戰子
魚早已言之宋公不自揣而致有二十三年身死之
禍文直起直斷直結乃爲有制之師其說宋襄之愚
處更極痛切文之正大而不落纖巧者此篇乃爲得
之

魯饑而不害

信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

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

而不害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

人無預

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

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

伏左氏早在天備在人意

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之哉以湯之時而天旱

論賜說一番

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

天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早

東萊博議

卷三

三

魯饑而不害

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

鎮合起意

自世俗之說行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遇旱而欲焚

巫尪其陋已甚賴從文仲之諫亟修早備是歲饑而不

推其意作斷

害詳考左氏所載始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

早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

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為也不

一何斷轉

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

即立初說轉深肩

耳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徒為紛紛

實未嘗有出於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

有天背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取左氏說轉深一層左氏謂脩旱備為無

預於天抑不知文仲之諫自何而發此一○篇○關○鍵喜公之悔自何而

生旱備之脩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天人○一○體○言○之○發○發○

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脩即天道之脩也無動非

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為太息耶善觀天者觀其精引○証○確○切

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

及雷電以風成王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共啟金勝之

書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胸○中○之○天○妙○絕○

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

東萊博議魯○鐵○而○不○害孟

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決○意○

太公之知天也可○用○也

袁中郎曰元言灑灑如聞玉屑

朱字緣曰駁去天與人無預之說卻先透發天與人

無預然後轉入天人一體意博議多用此法議論警

動淪迴激轉巒脊岡重令人賞而忘倦○能脩旱備

即是回其胸中之天天道遠人道邇故天人有時相

答如響亦有時漠不相應畢竟崇德脩政以俟天命

為回天之要不可非也

張明德曰天之爲天昭昭也然執天以論天未免拘墟之見篇中人言之發卽天理之發人心之悔卽天意之悔人事之脩卽天道之脩無動而非天天與人合而爲一此方是言天實際先生破左氏無預于天之意于此已透徹而復結以成王胸中之天更奇更闕饑而不害文仲之言成之若非有此創論幾爲左氏所愚此真可謂之石破天驚

東萊博議

卷三
魯饑而不害

五

天有是地有是地有是物有是事有是道有是理有是義有是禮有是信有是忠有是孝有是悌有是廉有是恥有是節有是義有是禮有是信有是忠有是孝有是悌有是廉有是恥有是節有是義有是禮有是信有是忠有是孝有是悌有是廉有是恥有是節

夫天之爲天昭昭也然執天以論天未免拘墟之見篇中人言之發卽天理之發人心之悔卽天意之悔人事之脩卽天道之脩無動而非天天與人合而爲一此方是言天實際先生破左氏無預于天之意于此已透徹而復結以成王胸中之天更奇更闕饑而不害文仲之言成之若非有此創論幾爲左氏所愚此真可謂之石破天驚

成風請封須句

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顯與風姓也實司犬皞與有濟之祀以服

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禱濟而脩祀禘祠也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

從不立周立

誦入、數、入、賦 出一女

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故家

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

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嚮望懷想而不能自己亦其

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其視先王之道果何

物耶蓋嘗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絲

東萊博議

卷三

成風請封須句

三

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

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

怒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

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

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

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

周公之用功深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

句特以親昵而發此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

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

女、子、不、

應前學 士大夫

設疑情以呼本意

三股

家、波、開、身、分、

唱、寒、生、情、

子

點、入、數、入、賦 出一女

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

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

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韓宣子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

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

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異政殊俗各

私其私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也未聞在晉而言周

禍也曰天禍鄭國者鄭人自言也未聞在鄭而言周禍

也成風請救須句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

禍庶幾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言周何耶成風之意

東萊博議

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

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翦滅周之

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嗚

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

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君子蓋為之歎

息焉

朱字緣曰由周禍一語勘到周澤之未衰以學士大

夫故家遺老田夫野父映出一女子文勢方落忽用

詩意颺開引出四个女子以見周澤不止遺於一人

忘○周○推○本○文○武○之○遺○化

○又○就○成○風○語

中○單○括○濁○禍○二○字○深○出○深○意○

○意○思○暢○快○而○後○止

○又○將○魯○字○別○周

○字○聚○後○從○節○淡○入○肝○脾

東萊博議

卷三

成風請封須句

三

益徵其遠入題後擒定兩周字發論一層又單擒周
禍二字深論一層列國不能及一層原成風尊周之
意透發一層文情悲疊如讀匪風下泉之詩
張明德曰成風以一女子能推本文武之遭化東萊
以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皆不能言及此知之者成
風一人因而追思周澤之未衰文武成康之舊猶如
昨也擒定周字發一層又單擒周禍二字發一層有
一題卽要發揮一透胸有成竹故目無全牛

秦晉遷陸渾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幽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欵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爲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爲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爲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視夷狄。猶鈞天帝

東萊博議

卷二

秦晉遷陸渾

五

居與。區溷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墮壞。何至遽淪於夷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爲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爲陸渾之遷哉。旣爲沮澤潦水。自歸旣爲羶肉螻蟻。自集旣爲夷俗戎狄。自至辛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閒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尙多也。秦晉必

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
豈○嘗○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以○默○而○驅○之○潛
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己○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
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
無○召○戎○之○具○彼○胡○爲○乎○來○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然
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爲○猶○未○盡○也○善○惡○無
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旋○踵○戎○狄○彼○被○髮○野○祭○之
際○固○已○爲○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爲○戎○乎○陸○渾○未○遷○之○前
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

東萊博議

卷三 秦晉遷陸渾

三

秦○晉○之○遷○陸○渾○爲○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爲○戎○久○矣○豈
待○氐○毘○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
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承
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
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首段泛論物類相召之理，引兩事以實之一反一正，
爲本題作引，接入伊洛先論形勢，說不應有遷戎之
事，作翻點題後推原其故，揭心字作骨，從心字生出
氣字暢發，所以然之故，反覆推勘，議論深透，文於山

窮水盡處再就辛有語推進一層令閱者如逢武陵
桃源頓闕異境造句奇警其刺心也可駭其愜心也
可喜再借兩事旁證收句結束全篇滴水不漏結構
謹嚴有法○朱張本俱闕此篇從瞿世瑛本補入

東萊博議

卷二
秦音遷陸渾

三

子圍逃歸

信公二十二年晉大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

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中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奔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

言遂逃歸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愚

而近智也愛淺者其慮畧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

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問焉而不對叩焉而不應者

則有之矣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內無所隱

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款惻怛往

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

東萊博議

卷三 子圍逃歸

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

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豈肯

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異哉嬴氏之于子

圍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圍逃秦而歸曾

不為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

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

僥倖苟免之計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

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

於此矣義不足以全子圍又何足以全其身哉此嬴氏

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况子圍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圍之謀歸易代辭以對語妙極曰子淹恤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非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蔑棄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使賤妾得侍巾櫛子介然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爲此言則子圍憚嬴氏之告必不敢與逃遁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爲子圍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八重

東萊博議

卷三

子圍逃歸

三

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嗚呼嬴氏固知出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譏一舉而數利得使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憚而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疎情之疎生於義之薄土瘠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圍逃秦之時哉

朱字緣曰辰肅以一身事從子從父之間而皆以爲

雙不足語於大義也。審矣。齊桓之女醉而遣重耳以行。嬴氏割枕席之私，勉圍歸以就大計，似亦不爲甚失。至入重耳之策，視及子圍，或非兒女子當時所能料也。文思特纏綿郁婉，轉入情。

張明德曰：嬴氏不言而聽子圍之歸於夫婦之道，未爲不是。况其對子圍時詞嚴義正，委婉盡情，此等識見，亦中帼鬚眉，似不必過於追求。但處人倫之際，必有至當不易之情理。先生設身處地，代爲置對，而責嬴氏以自爲僥倖苟免之計，豈刻論哉。

魯卑邾不設備

魯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載之敬之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

壽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

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未交兵

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而僖公卑邾不設備卒以取

敗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

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為君糲菽擊之俘受葛

盧之朝警然軒然自處於眾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

東萊博議

卷三

三

走於葵邱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眇然自處於眾

人之下是亦一倍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尊盛夕

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

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

適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

既皆說無特據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

忽而召奪歎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

病而未知僖公之原也僖公受病之原安在哉使

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

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

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

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

將變驕爲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亦魯也。僖公不以己爲已。而以魯爲已。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爲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衿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爲舜所移。而舜未嘗爲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其有瘳乎。

鍾伯敬曰。造語新而古。

東萊博議

卷三 魯卑邾不設備

三

孫執升曰。胸無特操。大則畏。小則驕。當其驕中。猶懷怯情。每至於受辱。故入題即寫其昨勇今怯之狀。朱字綠曰。魯僖意中無邾。卻是無魯。立說可謂雋妙。又因其無邾。并推到無莒。介且推到有齊。晉無莒。介爲有魯。有齊。晉亦爲有魯。只一有魯。竟無僖公。觸處通靈。無一不歸雋妙。作文所以貴有筆也。

張明德曰。事無小大有備。則無患。况君國乎。僖不自揣。又不納文仲之言。魚門之辱。所自招也。文擒定主。腦引舜之履危處。安若固有之之意。以反照僖公筆。

之所至妙意環生總之東萊文字處處有路

東萊博議

卷三
魯卑邾不設備

三

東萊博議卷三魯卑邾不設備

成得臣卻獻子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

為之攻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宣公十七年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至請伐齊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有

室而無閑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或者曰飢止於食渴

止於飲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嗚呼為是說者

是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滅之祇益其熾也夫薪者火之

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甯有

是哉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

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忿慾之與局於無權無位而不

得展足將行而駐手將舉而歛有谿壑貪浬之欲鬱勃

炮燔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回則自趨於善

矣天下方馳騫於忿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

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窮於無資志衰力怠

道窮途絕俛俛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

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真先王閉忿慾之巨防

應、

東萊博議 卷三 成得臣卻獻子 三

也。歎惜乎先王以是爲忿。忿之防後世。乃以是爲忿。忿之意。一。續。到底。

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

以塞其欲。晉卻克既辱於齊。范武子授卻克以政。使逞

其忿。噫。令尹豈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

三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

功耳。如使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

晉之行人見辱者多矣。解揚之見執於宋。韓起羊舌肸

之見挫於楚。如與卻克並發於時。則晉師亦將東馳西

逐。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

駁得例

東萊博議

卷三 成得臣卻獻子

將以飽其慾。適以滋其慾。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使

得臣之慾與位俱長。嗜勝不止。迄至城濮之敗。使卻克

之忿與位俱長。狙豷之勝。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母

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盛卻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

伸君子不能救人之忿。慾則已矣。安得假其資而成其

惡乎。雖然。武子猶未足責也。彼子文靖國之語。一何悖

耶。凡人爵不足以酬功。慊之者固多矣。若遽作不靖。危

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言。何

概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斯言一出。人臣之立大功者。

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問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位之賊也。既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姦謀始出。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爲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引詩作梗。

朱字綠曰。通篇責子文武子。授忿愆者以資而成其惡。處處激射。無一筆放寬。示之以先王之道。窮之以不能並授。數人之勢。至於一殺其身。一辱人母。議論痛快。令人望而欲避其鋒。○有功不賞。亂之道也。能

東萊博議

卷三 成得臣卻獻子

四

因其愆。使伸之於讐敵。亦用人之術也。但賞功可耳。不宜授以令尹。忿加讐敵可耳。不宜逞於與國之齊。然子文武子推己之位以予人。自不可及。明中葉以來。首輔彼此相傾。前者不肯讓。後者不肯止。視二人不更有愧色耶。

張明德曰。二子推己之位以予人。自是不可及處。但令尹非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又豈二三臣逞忿之具耶。說得淋漓確切。其結處又爲二子開一條生路。橫說豎說。總至至理。

晉懷公殺狐突

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

之制也策各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各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

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

日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臺之末者

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

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

易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

東萊博議

東萊博議

卷三

晉懷公殺狐突

望

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已。

始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

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敵困衛。逃齊脫楚。人有

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

矣。風羈雨縶。過都歷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舍重

耳而從懷公。則閭里歡迎。姻族畢至。擊鮮釃酒。舒發性

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光

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心

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人觀己乎。

從彼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
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棄之而不
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蓋亦因此
自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以
崎嶇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忘憂者必重
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勞者必重耳之德
有以勝其危也况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
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各位之樂既有道德之安
又有各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

東萊博議

卷三 晉懷公殺狐突

三

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爲懷公而言非
論之至也德之休明桂海水天荒區絕域將奉琛重譯
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懷公
之褊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殺人以逞使在外
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讐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
耳苟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讐思欲一逞豈容重
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
也懷公也

孫月峰曰掉轉處文法靈甚捷甚

袁中郎曰結語悠然有餘韻

朱字緣曰不反已而尤人千古同嘆若能如此文一
一對照則在人無不達之情在已無可逞之事又何
亡國敗家之有惟不能反已故見大臣之求退則以
爲要君見小臣之抗疏則以爲沽直見善類之相引
則以爲植黨見小人之被攻則以爲挾讐岌岌乎欲
免於懷公之續其可得耶

張明德曰德之休明桂海冰天荒陬絕壤猶重譯來
王何至與人爭其歸附懷公之不自責而徒以責人

東萊博議

卷三

晉懷公殺狐突

三

也亦殊不可解東萊語語刺心骨情事顯然說來更
覺警策動人尤妙在以重耳作一對照更使懷公無
辭以對結處云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偃也
實懷公也真是童狐妙筆豈秦漢以下人所可望其
項背

賦詩 凡數十條皆左傳所載賦

詩之古今以文多不復載

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氣呵成絕無脈斷編殘簡呻吟諷

誦越宿已有遺落至於途歌里詠偶入吾耳則雖終身形容自得

而不忘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有觸於吾之妙言之甚妙

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油然而生雖吾不能以語

人况可以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矣日用飲

食之間無非至理惟吾迫而求之則隨得隨失研精極

思日入於鑿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

非不用力之罪乃用力之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

東萊博議

卷三 賦詩

置

力之害而不知用力之害苟知力之不足恃盡黜其力

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則幾矣二帝三王之書義文孔

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

下之理也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列剔離力求五

析彫績疎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入到詩

觀天壤之間鳥鳴於春蟲鳴於秋而匹夫匹婦懼悲勞

佚喜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謠歌

詠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賴有此存是固

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

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
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將舉匹夫
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者知
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非可格以義例而局
以訓詁也。一吟一諷。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片
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
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
平易乎。蓋嘗觀春秋之賦詩。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
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略

東萊博議

卷二
賦詩

聖

於牝牡驪黃之外。斷章取義。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
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春秋之時。善用詩者。
蓋如此。火於秦。雜於漢。別之以齊魯。汨之以讖緯。亂之
以五際。狹之以專門。錙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豈復有
詩噫。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朱字緣曰。理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詩可以神遇。
而不可以言求。形容自得之妙。痛摘破碎之失。皆中
甘苦。非親身閱歷。人不能道。機致飛舞。不可控御。
埋固可以心遇。然非力求之後。無忽然而遇之理。詩
固可以心遇。然非知言之後。無恂然而遇之神。穿鑿

附會者失之牽臆捕掠者亦未為得也聖人之教必先博而後約貴好古敏求而不慕生知極力於人己百人十己十而不矜求而不勉之能中是故卓爾之既見而後嘆其欲從末由者有之矣若謂才不竭而徒聽高堅前後之自吳此必無之理也東萊乃欲比五經於途歌里詠偶然入耳而終身不廢是豈可得哉義文之易孔子且欲加數年以學之至老猶韋編三絕而不厭聖人力求如是况學者乎儀禮節文之繁周禮制作之備樂則器數音節終歲不能窺其藩春秋則事異文殊歷世不能得其要惟二帝三王之書約略易究然上則歷象星辰下則溝塗封域以至洪範之與商盤周誥之詰屈聱牙又何一可以偶然入耳而終身不廢耶且六經之剛定也其前後不可知顧謂書易禮樂春秋為鄙儒所破壞聖人憂之然後得詩為喜用匹夫匹婦之胸襟五經之破裂是何所據而云然也不亦傷於詭歟且匹夫匹婦之歌謠在詩亦止於風而已耳若雅頌則聖君賢臣之所以治天下而理萬物仁人孝子之所以通幽明而

合神人皆於是乎在力求之且未易以窮其蘊而豈可偶然入耳而遂神遇於無言之表乎嗚呼彼讀北山之詩而疑舜可以臣父讀小弁之詩而謂宜曰不可以怨者皆自信其神遇而不以言求者也陸子靜謂六經皆我註腳王伯安用其說以詆朱子天率類此蓋未有不入於禪悟而以不立語言文字為法門者矣

張明德曰六經皆聖人治世之書然不能平心觀理而求之過深未免穿鑿附會弊病百出况詩之為教原令人優游涵泳精意自呈歷觀古人引用篇什原屬活潑潑潑地未嘗拘泥俗儒說詩支離破碎先生痛懲此弊對症發藥故爾云云非靖節不求甚解之意也○先儒謂秦世焚經而經存漢世窮經而經亡先生本此立意實為當時破壞六經者痛下鍼砭故借題發揮千古善讀書人自當知其言之不謬

詞本人情賅物理東萊言斷簡殘編呻吟諷誦越宿已有遺忘至於途歌里詠偶入於耳則雖終身而不廢洵是實情實理確有所見之論試觀鄉中蒙館村

衛禮至爲銘

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

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

託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託者

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

果何物也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

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

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

東萊博議

卷二 衛禮至爲銘

哭

於大學之堅銘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於周官之固君

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耶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

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衛禮至行險僥倖戕人而滅

其國恬不知恥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人皆以禮

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年也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

金石而傳不因金石而遠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

耶鐘耶敦耶釬耶而已滅已沒化爲飛塵蕩爲太虛無

絲髮之存矣物不存則銘不存銘不存則惡不存然禮

至之惡播在人口初不隨物而朽吾是以知禮至之所

以遺臭者非金石也。君子之論也。使幸而不為左氏所

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訶而不

已耶。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

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筆門圭竇之間。而老姦巨猾

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匠石

者。榜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是舉衛國之嘲

哂。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禮至之辱。雖他人代之汗顏

此類。然至曷嘗自以為辱哉。想其顯書深刻之時。未必

不願君子之紀錄也。以辱為榮。其無愧而不知恥。蓋不

東萊博議

卷二 衛禮至為銘

異

足多責吾竊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反覆狙詐大率

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作史者亦因而各

美頌歎之以誇示來世甚矣風俗之日薄也再、進、春也時

有一禮至人固已指為異物特書之以為笑端後

世為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

之者亦禮至之徒耶甚矣風俗之日薄也

茅鹿門曰前一轉已不勝淋漓感慨末再一轉悽悽

惻惻幾於哭矣

朱字綠曰君子之論金銷石泐而終古不磨古今之

善惡皆託之以傳說得煜煜有神、文情酣暢、真可發
潛德之幽光、誅姦雄於既死、○古人言三不朽、立言
在立德立功之後、其輕重次序然也、然予嘗謂德非
言不傳、無言則無德矣、功非言不著、無言則無功矣、
書契未立以前、其德隆其功高者、不知幾千萬人而
後世無聞焉、言不存也、且也鬼神無紀、則世人不能
識其威靈、祖宗無紀、則子孫不能記其名字、是故德
與功在一時而言垂于萬世、言雖處功德之後、而所
繫反有重焉者、要非有德之言、則以禮至之徒、而傳
禮至之事、文人無行、宜非君子所貴耳、是故立言不
可不勉爲君子

張明德曰、銘之爲言、所以彰功德而垂諸竹帛也、若
無功與德、而徒建言以傳後世、適足以形其醜惡耳、
文借大學周宮以起、左氏用兩客作證、光焰赫赫、上
燭于天、末幅又深一層言、春秋有禮至、特書之以爲
笑端、而後之學禮至與記禮至者、何昧昧也、感慨作
結、烟波無際、

周與晉陽樊温原櫟茅之田

傳公二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八于王城

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櫟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直也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其說蓋始於婁敬敬之

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爲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

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

固此所謂天府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吾獨謂敬

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之

東萊博議

卷三 周與晉陽樊

五

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

之故都所謂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者蓋皆周之形勢

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耶迨至平王東遷周輕捐岐豐

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

勢而強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處之猶足以雄視諸

侯并吞天下况文武成康本之於盛德輔之以形勢其

孰能禦之耶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見

而遽以弱名周耶敬論周之形勢既謬其論周之德益

謬形勢與德夫豈二物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人未

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

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

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

岐周豐鎬之形天下亦莫如也隆其德而殺其形勢烏

得為王者之道耶陋矣哉敬之論也是論也非特敬為

然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請隨

以自寵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

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櫟茅之田襄王之意以謂

吾周之為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

東萊博議

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

強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

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

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輕其一烏在

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

手足自謂能守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

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

慮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

割虎牢界鄭明日割酒泉界虢文武境土歲朘月削至

卷三 周與晉陽燹天

五

中又應喻意妙妙

風雲卷舒山飛海立

論形勢合德之大

先折倒衰散以爲貶襄主振木

先說襄王之

意方可辨

此辨甚明

棄畿甸即棄王音

百忙

襄王之時鄰於亡矣又頓捐數邑於晉是棄糧於陳蔡

之間揮金於原會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湮替至此見

之者皆為之憫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

亦猶奪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會之室其亦不仁甚

矣噫晉文獨非周之苗裔耶坐視宗國之危蹙不能附

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議者反屑屑然

論其伐原之信問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末也雖然仲

叔于奚有功於衛嘗之繁纒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

墜之於繁纒不亦大乎襄王重墜而輕邑適合夫子之

東萊博議

卷三 周與晉陽蹙

五

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必居一於

此矣。曰不類仲叔于奚內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也。

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版矣。是不同也。

唐荆川曰補插虛筆周力到

王聖俞曰論形勢台德深見帝王之大

楊升庵曰立論必推其原勘理必求其至所以與俗

見迴別

瞿昆湖曰議論垂竭折衷仲尼文字汪洋可驚可愕

且一難一解語不費而意自析真大手筆

孫執升曰、德與形勢相脣齒、此文以身氣作喻、辨論
精明嚴確、可以破在德不在險一語、婁敬亦不足辨
矣、

宋字、絲曰借婁敬引起、西周之形勢、說到德與形勢
合一、無形勢則德無所附麗、然後破割地自削之非
眞、通達世故之言、其踴躍豪宕、如天馬行空、不可羈
勒、○隧旣不可予、邑又不可割、尙須補出方略、以待
晉文、問何以待之、曰、來朝則路車乘馬、元衮及黼、有
功則彤弓旅矢、賜之鈇鉞、得專征伐、未聞自割畿內、

東萊博議

卷三
周與晉陽榘

五

以酬功也、且齊桓故事亦止賜文武之胙而已、晉文
雖恃功而橫、玉步未改、曲以徇之、不如直以折之、何
必駕齊桓之上乎、○周初封建、雖諸侯得自有其封
內、而其地仍歸之天子、故慶讓之典、有加地進律之
賞、有六師移之之誅、海內之地、子之奪之一聽、天子
之命、非據王畿千里、自稱曰周而已矣、自夷王下堂
而見諸侯、於是公侯伯子男各據其封、慶讓不得而
及、至東遷而後、各爲天子、勢已等於列國、依於晉鄭
而取麥、取禾、射王中肩、不道甚矣、齊桓首起爲葵邱

之會煌煌五命、申告同盟、然後人知天子之尊、晉文適繼其後、雖召天子於河陽、迹已不臣、而猶不得不率諸侯以行朝禮、則以齊桓爲之倡也、使周天子當齊桓初霸之時、能藉其力、復先王方伯連率之制、申明周禮、恪恭震動、雖不能繼文武成康之烈、必能稍起凌夷、用興周道、乃其時止有宰孔賜胙之舉、而無所修明、故晉文挾臨城之功、冒然請隧、而不忌、蓋不能自強於齊桓尊周之初、而欲不依違於晉文陵逼之日、不可得矣、惜夫。○晉文以天子之田爲可攘、故晉人亦以國君之地爲可分、此六卿所以擅晉、而卒歸於韓趙魏也。

東萊博議

卷三
周與晉陽樊

五

張明德曰、請隧而王弗許、割四邑以與、襄之意以爲王制不可亂、區區下邑、所不惜也、獨不思典章文物、固不可以假人、而畿內之士、亦王章也、獨可與乎、然則爲王計、奈何、曰、古者天子報有功諸侯、曰錫之彤弓、賜之鈇鉞、下而至於路車乘馬、所以明有功也、割地而與、與與隧何異、東萊以形勢二字立一篇大局、以德字作骨、折倒婁敬之說、以爲貶襄、張本、意可

哀矜語能解頤，結虎引夫子繁纓，一說更足以定襄
王不王之案

東萊博議

卷三
周與晉陽樊

奚



不可以假人而...
然則有主...
影...
王...
夫...
...

鄭子臧好聚鵠冠

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

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

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

服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鄭世子華以責國誅其弟子

臧出奔宋境坐鵠冠而死當見殺之時去子華之誅殆

將十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况鵠冠之後

得之道路之傳其在鄭伯初無損益聞之非所怒也怒

之非所殺也今一聞鵠冠之侈必置之死地何喜怒之

不類耶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鄭伯

下意

此是正解

東萊博議

卷三

七

鄭子臧好聚鵠冠

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朋附子華之時矣以國君而誅

一亡公子如孤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遲而不發者非

有所待也時移地移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怒雖忘而怒

之根不忘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可見及鵠冠之

傳忽動其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新非翦滅其身

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不然則冠

鷄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聚鵠為冠

豈有可怒之實耶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

愛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非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

賦冠字如鏡中花

唱三

者惟移

而不在冠也嗚呼鄭伯之怒子臧以子臧怒責鄭伯由根於一念雖事在十

年之前而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吾是以知怒之

不可藏也然則子臧雖欲遷善改過而鄭伯之怒已根

於胸中能保其不遇物而發耶曰鄭伯何為而怒也以

子臧而怒也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吾是以知人心固

相通而無閒也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

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睚陽

之野而鄭伯之顏已解於溱洧之濱矣心之相通胡越

無閒况父子間耶○子一、是字、使、人、猛、也、自

東萊博議

卷三 鄭子臧好聚鵠冠

江伯玉曰通篇正解大意

鍾伯敬曰中用鵠貂映帶鵠字又開纖巧法門○箇

鈴二喻穠豔而雋可謂東萊別調

朱字綠曰罪鵠冠者非罪鵠冠亦有特見末後翻出

心之相通此是東萊家數往往觸著卽是張子一篇

西銘總不外此

張明德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然卒以此殺其身自

詒伊感子臧已無所解免但鵠冠之聚得之傳聞不

應怒而殺之吾以為鄭伯之怒不在一冠也其所以

殺之根已萌於附會子華之時文獻定根原發出妙
理死中得活東萊筆法往往如此

東萊傳義

卷三
鄭子臧好聚鵲冠

五

聖中縣東萊筆法卷三附會子華之時文獻定根原發出妙
理死中得活東萊筆法往往如此

楚滅夔

信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華有疾鬼神弗救

而自竄於夔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不見其邪而不見

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不見其正而

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是

非變乎言也○抄出○氣○字○有○原○委○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於此有木焉柯幹未

嘗改也春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秋氣

至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氣也者潛乎柯幹

之中而浮乎柯幹之外者也惟言亦然温厚之氣加焉

東萊博議 卷三 楚滅夔 空

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為温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易

直平恕之言皆變而為忿戾一言不移而善惡霄壤是

孰使之然哉氣可以奪言而言不可以奪氣也故君子

之學治氣而不治言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激楚怒而

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夔不祀祝融與鬻熊

禮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

所以為罪也此固先儒之所已論也然夔子言之則是

而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

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

李本甯曰開口奇特援禮甚確

孫執升曰氣是本詞是枝故治言必先治氣魯論出
辭氣斯遠鄙倍孟子知言必由養氣東萊小小立論
見大學問讀之肅然而做深於立言之道○夔子執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之禮以是見滅楚人以夔子歸
而春秋不名胡氏以為非夔子之罪然則楚自憑陵
江漢滅其同姓所以樹威而自利耳夔即屈辱告哀
亦未必矜而全之也東萊謂其氣暴取禍不過為學
者下鍼砭而已非果當日事實也

張明德曰夔子之對問是也其激楚之怒而滅之者
以其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東萊根源一氣字探喉
而出無非至理但此亦是空中樓閣為粗心人下一
藥石故借養氣意思立此快論此文之無中生有善
於解嘲者

東萊博議

卷三 楚派夔

空

東萊先生以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
戾之所敗為夔子惜迺千古人情物理所同然之至
論何議者以楚自憑陵江漢滅其同姓以樹威而自
利夔即能言而不暴其氣楚亦未必矜全之也氣暴
取禍不過為學者下鍼砭而已非當日實事也為詞
耶竊謂迺時王室衰微其孱弱孰有甚於此者楚乃
觀兵於周疆揆之其心亦自以為可肆其憑陵而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周其岌岌乎殆哉王孫滿乃獨善
其說詞果使楚人卷甲韜戈遂巡自卻而奄奄欲息
之周竟因二三委婉從容之語得以自存可知楚雖
僻處蠻夷其君若臣無不同此人情物理者故聞王
孫滿不暴其氣之言即退耳然則治言必先治氣其
果為學者下鍼砭而已乎抑不僅為學者下鍼砭而
已乎吾斯未信贅此待質

良大學問讀之肅然而做深於立言之道○夔子執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之禮以是見滅楚人以夔子歸
而春秋不名胡氏以為非夔子之罪然則楚自憑陵
江漢滅其同姓所以樹威而自利耳夔即屈辱告哀
亦未必矜而全之也東萊謂其氣暴取禍不過為學
者下鍼砭而已非果當日事實也

臧文仲分曹田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

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

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

害而後謂之怯晉文私有討於曹披裂其地諸侯不能

救則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是誠何心哉臧文仲

所以遲遲其行者亦忸怩而不安歟異哉重館人之言

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之

東萊博議

卷二 臧文仲分曹田

空

人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所謂共歟信如是說則狡

商豪賈趨利如風兩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彼逸巡

推揖恥於冒利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

者也其說陋甚孰謂臧文仲之賢而反為所動乎昔萬

章與石顯善顯免官留物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

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

物此為石君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魯與曹同出姬

姓並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若顯章一時之私交

也魯坐視曹之翦覆不惟不能辭其地又奔走而趨之

以曹之禍爲魯之福。曾謂文仲之賢不如一萬草手使。

文仲緩轡徐驅以致吾不忍之意。後諸侯之期不得。

尺土以歸吾親親之義固已盡矣。今冒利競進。雖得地

之多。吾恐文仲之所喪者多於地也。前日魯僖之請復

衛侯。文仲嘗爲謀主矣。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

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

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於是。納玉於晉

以免衛侯。曹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足以動晉。辭

曹之田。其義反不足以動晉乎。文仲于衛則割我之所

東萊博議

卷三 文仲分曹田

有棄之而不惜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非恩

衛而讐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可畏哉。雖然

太公之就封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容寢甚安。始非就國

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萊侯既與之爭

營邱矣。太公聽逆旅之言。其心亦未免趨於利歟。非也

君子固不以利自浼。亦不以利自嫌也。一國之重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吾其可以避趨利之小嫌而濡滯逗撓

使爲姦寇之所伺乎。故太公之不可遲。猶文仲之不可

速也。然受封分地之事。逆旅重館之言。同異是非。間不

按。量。一。句。文。勢。驟。然。

不。忍。三。字。從。前。伍。此。勢。出。

前。引。萬。章。石。顯。事。

此。又。借。文。仲。專。肩。唇。之。稱。亮。以。失。其。本。心。爲。定。論。

氣。脈。深。厚。

三

容髮若之何而辨之曰在明善

結○六○

唐荆川曰先自委曲辨明使人不得議其後此東萊論法最高處因文仲行之遲遲懸斷其忸怩不安有不忍分曹之意因從館人之言不能如存衛之義懸斷其本心易失利心易昏遂歸結之曰在明善此一篇前後起伏呼應之細脉也以萬章相形謂文仲以禍爲福又以文仲免衛侯相形謂文仲恩衛讐曹斷制精明使文仲無可置辨○胡氏謂不繫國者吾故田也臧孫所以從重館人之言者殆知復吾故田之

東萊博議

卷三
臧文仲分曹田

七

爲急而不知以亂易亂之爲非也歟張明德曰東萊文章所以爲後學開法門者全在立議高而出筆快每遇一題必先度其題之虛實輕重創定一不拔之論推原出一段至理說得原原本本令人無可議處此文先借文仲行之遲遲懸斷其不安不忍之意後又從館人之一言以斷其利令智昏之處前後起伏無一不規規于法

東萊博議卷三終

東萊博議

卷三
賦文
仲分
曹田

奎



崇明馮芳鄂初校

南海桂文獻

覆校

番禺沈東銘

東萊博議卷三終

